

名家著作
红色典藏

冯德英

文集

山菊花（上）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馮德英

文集

山菊花（上）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菊花.上册/冯德英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0. 11
(冯德英文集)

ISBN 978-7-5033-2286-0

I. ①山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8763 号

书 名:冯德英文集·山菊花(上册)

作 者:冯德英

选题策划:董保存 李丹阳

责任编辑:李丹阳 董保存 吴振录

封面设计:李 戎

插 图:王立志 潘世勋

责任校对:吴信尧等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010-66531659

E-mail:jfjch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408 千字

印 张:14.5

版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286-0

定 价:100.00 元(上下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193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县（现乳山市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，9岁当儿童团长，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历任学员、报务员、电台台长、专业创作员。1980年转业回山东工作，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济南市、青岛市政协副主席，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等职。1958年1月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，其后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、《染血的土地》、《晴朗的天空》，《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女飞行员》等，作品被译为俄、日、英、朝、越、蒙、罗等多国文字出版。

写在新版“三花”前面

陈沂

人们习惯于把拙著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(上、下)统称为“三花”,向我索书定要“三花”,认定“三花”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;其实并非如此,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、故事情节,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,是独立成书的。当然,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,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,时代的连贯性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结合紧密,书名都有“花”字,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,如此便是“三花”的由来吧!

《苦菜花》是我的处女作,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,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为了这本书的创作,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、构思、练习钻研,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,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。同年秋天,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,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,大意说,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,共青团员,利用工作之余,写了一本小说稿子,自知水平很低,达不到出版要求,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……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很快来了信,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,都已转到他们手里,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……然而,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!这怪不得编辑部,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,文艺界是重灾区,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。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,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,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,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,不然,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。

《苦菜花》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,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

的第一本长篇小说,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,而之前该社的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编辑的书,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;之后,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,我趁机对入选的《苦菜花》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,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,收作后记,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,包括外文译本,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,直到“文革”之前,没有再修订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不久,迫于当时的形势,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;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,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,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。

《迎春花》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,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,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,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,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小说《迎春花》,上海的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一期全文登出,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,因为纸张紧缺,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。但是,《迎春花》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,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,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,失于色情,有副作用;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,《苦菜花》也存在这个问题,值得作者警惕!于是,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,对《迎春花》作了局部的修改,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,于一九六二年再版;“文革”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,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,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“干净”;但是,随着形势的变化,原来就不赞成这种“干净”的同志,反对修改,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《迎春花》,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,我也同意了。这次也按初版付梓,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,孰对孰非,会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当然,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人愿一帆风顺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,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,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,就被“文艺革命旗手”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《迎春花》的作者,而且抗拒她的指示……很快,《苦菜花》和《迎春花》及尚待出世的《山菊花》,便遭到无情地批判,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阶级斗争调和论、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、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,成为禁书。

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。《山菊花》的出世过程,即

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，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，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，安危多舛，可谓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”，充满戏剧性。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，曾明言超不过前“两花”就不要出版的。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，阅完书稿后，感动得泪下，赞赏有加，批准出版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，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。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，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，要出，得修改；而要改掉的，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。我选择了宁不出，也不改，书稿搁在那里。但书虽然没有出，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，将手稿交出去批判，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。我极感悲惨，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也遭厄运，可它俩总是出生了，发行遍及全国，国外也有翻译，也算风光了好几年；而这个《山菊花》，还没见面于世，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，连“寿”都没有，就和它的“两花”姐姐一起“正寝”了，岂不更加哀哉！然而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七二年，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“复查”落实政策的日子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，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，一直没人问津，不知是不是你的……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，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，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、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、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，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？转念一想，这部《山菊花》稿子，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，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，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“惹祸精”？那样一来，惊恐万状的家人，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。如此，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、一九八二年下集，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《山菊花》了。这可真应了那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”的老话。

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。这是因为，作者为什么要写——创作的动机，写什么——创作的题材，怎么写——创作的方

法，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、个性爱好、立场观点、周围环境密切相关。而这些方面，很难是人人相同的。

像我，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，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，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？我那么年轻，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，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？这是迄今为止，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，甚至还听到过《苦菜花》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……

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并且能比较早的“少年得志”、“一鸣惊人”，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，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，我接触过、看到过、听到过、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人和事，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，我周围的亲人，村间邻居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同仇敌忾，为正义的斗争，献出自己的所有。无数的共产党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指战员，革命干部群众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浴血奋战，其英雄的壮举，崇高伟大的精神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！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，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、优美情感、善良性格、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，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，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。为此，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崙山，爱那里的人民、风俗语言、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爱她的过去和现在。

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。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，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，才具有时代精神，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。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。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如上所述，“三花”的产生，很大原因是依赖于客观的因素，也属作者年轻之作，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，可称屡见不鲜；还有，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，也是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尚可聊以自慰的，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，是用一颗炽热的心，去爱去恨，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；而这些，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，恐怕也难办到了。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“三花”，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。

以上是我想向关心“三花”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，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于青岛三花庐

主要人物表

张老三——贫农。

三 嫂——老三的妻子。

金 贵——老三的大儿子。

好 儿——老三的大女儿。

桃 子——老三的二女儿。

小 菊——老三的小女儿。

狗 剩——老三的小儿子。

于世章——雇农。

于震兴——世章的大儿子，小白菜的情人。

于震海——世章的二儿子，桃子的丈夫。

伍拾子——贫苦少年。

凤 子——丝坊女工。

金牙三子——雇农。

刘 福——铁匠。

宝 田——刘福的大儿子。

宝 川——刘福的小儿子。

江鸣雁——武术老师。

二 妞——鸣雁的女儿。

萃 女——戏号小白菜，寡妇。

高玉山——三嫂的外甥，好儿的恋人。

孔居任——好儿的丈夫。

孔霜子——孔居任的姑妈。

冯子久——中药先生。

冯痴子——真名开仁，子久的弟弟。

珠 子——中共胶东特委书记。

程先生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李绍先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丁赤杰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崔素香——赤杰的妻子，朝鲜人，中共党员。

丁立冬——伪警察，共产党员。

毕松林——牛倌，共产党员。

孔庆儒——秀才，伪区长，大地主。

孔 显——孔庆儒的二儿子，伪区队长。

于之善——地主，孔庆儒的小舅子。

于守业——于之善的儿子。

于令灰——于之善的弟弟，伪村长。

于守堂——于令灰的儿子。

万戈子——孔庆儒的管家。

刘排副——伪区队的排副。

鄢子正——国民党县党部主任。

第一章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哭声，又是谁家的哭声，随着秋风，伴着败叶，悲悲戚戚地传来。

风，深秋的风，卷展着碎云，掠过昆崙山的主峰泰礴顶，飘到山前的向阳坡，把哭声吹动得越发凄楚。这个地方是五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——桃花沟。

村子四周山上的梯田里，正忙着收拾晚秋作物的庄稼人，听到哭声，有的头也不抬地继续劳作，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；有的直起腰向村里望一眼，叹口气，揩把汗水，又忙活起来；有的手持工具，直望着哭声响处，默默地站着发怔。

在一直站着发怔的人中，有位女人，三十八岁，身材瘦小，腰杆板直，浑身上下结实利落。她那长脸盘，红扑扑的，一双圆眼睛，黑亮铮明，脑后绾一不大的发髻。这女人是桃花沟北头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，村里同辈人多称她三嫂。

小小的山村，谁人逢灾遭难，谁家添子娶媳，街坊邻居不到一个时辰全都知道。这哭声的出现，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，三嫂是全知底细的。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。那位四十二岁的佃户，今年伏天借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去赶南黄集卖六月仙桃子，走到黄垒河岸上，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，领着两个区丁把一个走亲戚的闺女拦在芦苇丛里，要动强欺侮。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，姑娘趁机投进了洪水奔腾的黄垒河。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，把桃子连毛驴一块抢走。伍拾子他爹爬进孔家庄找孔秀才求情，家人

道秀才区长进了县城，孔显反说他是诬赖，又和管家打了他一顿。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，躺在炕上，望着几个骨瘦如柴、面带菜色的孩子，哪里有钱还债、养家、治伤啊！挨了几个月，今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下……三嫂一家和许多人闻讯都跑了过去，那血惨惨的情景，那痛切切的场面，谁个不哭一场呵！

三嫂直直地望着村子。那号啕声，女人的，孩子的，嘶哑的，尖厉的，惨注人心。三嫂的泪珠成串地落下来。吃过午饭，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，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刨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呵！

三嫂用衣袖抹着眼睛，心里说：“唉，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！五个孩子，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……唉，这年月，多灾多难，不幸的事儿，不幸的人儿，一串接着一串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这家轮那家。熬一天，煎一年。哭呀，泪啊，相伴着日头月亮，何时能有个了结？！”

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，是由来深刻的，不需要客观的刺激，那生活的困苦天天压在心头上。贫寒的日子，那是她懂事时就饱尝煎熬的。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她母亲半辈子乞讨，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。十七岁，她嫁给桃花沟的张老三。这张老三生下来就叫小三子，其实他身前的两位兄长在出生之后不几天就夭折了，但为了表示门族不是孤零的，他父亲坚持他是第三个儿子。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，家里有三亩山峦，加上租佃的，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。那老头子拼命劳动，使劲节俭，开垦山地两亩半。但这拼力支撑的小日子，有年遇上茧价大跌，租子交不上，折了本，老两口又积劳成疾，相继亡故。原本就单薄的日子更垮了下来。山峦卖了，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，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。山区地少，租佃不着，为糊口，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，但他常是赔得多，赚得少，家里的日子，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、绣花纺丝、拾草卖柴，勉强地支持着。这在桃花沟，亦属平常人家。

作为母亲的三嫂，任劳任怨受苦遭罪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养他们

长大成人，尽了她一辈子的义务，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身上又有孕六个多月，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劳动，刨着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——二亩半地瓜……

“妈！妈——”

三嫂一转头，见是她的三女儿小菊，沿着上山的小路，慌慌张张向这里边跑边呼唤。她急忙把眼睛擦干。

小菊来到母亲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妈，妈！俺爹在家发大火！俺姐在哭……”

“哪个姐？”三嫂一惊。

“大姐！”

三嫂急问：“为么事？”

“为大姐和玉山哥的事……”

“啊，这是哪来的风？”事情太突兀，三嫂更急了，“快说！”

“俺爹正在家数新茧，花脸大脚她……”

“知道点礼数。”

“都是这霜子婢使的坏。她来告诉爹，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……”

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，三嫂惊呆了。她大女儿好儿十九岁了，还没说婆家，这在当时当地是稀奇的事了。别人提，好儿推诿，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怯，没有给她订亲，想等她再大一大。前些日子，有刚才小菊叫出那一串名号的孔霜子，找上门说媒，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。三嫂打听得孔居任为人不老实，没有应允。真是晴天霹雳，再想不到，好儿和她后姨^①表哥高玉山，竟生起这场风波来！

十二岁的小菊，翻着黑灵灵的眼睛，看她母亲满脸怒容愁色，怯怯地说：“妈，要真有这事儿，俺大姐该受罪了吗？”

三嫂盯着小女儿的脸，声音不高，沉重地问：“你知道他俩的底细？”

① 后姨：亲姨去世后，姨父的续弦。

小菊立刻躲开母亲的目光，手忙脚乱地说：“俺哪知道，俺……”

“丫头，撒谎！”三嫂伸手托起小闺女的下巴。

“妈妈，不撒谎，不敢撒谎！俺都对妈说。”小菊眼里滚动着泪水。

三嫂扯着小女儿的手，挨身坐到地堰边上。

“今晌午，爹妈姐姐都出了门，俺玉山哥来啦！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带一捆书。我说上山找妈，他说去绣房找大姐，我去了。”小菊说着说着活泼起来，细眉梢挂上喜色，“妈呀，好儿姐来家啦，俺们在一块玩，玉山哥教俺俩识字，他懂得真多啊！他夸我灵通，说我要能上学，准考第一名……”

“你舌头这么长！”

小姑娘却还沉醉在自己的感情里，喜悦地说：“玉山哥还说，他明年要去文登城念书，往后当先生，办学校，教和我一样的穷孩子识字……”

“快说和你大姐的！”

小菊又望着母亲布满愁云的脸，喜气消失了，咬着食指，说：“待了一会儿，玉山哥要走，叫好儿姐送送他。大姐怕撞见人，我就自个儿跑到外面望望，没有人，叫他俩走啦。妈，再怎么着，他俩进没进桃树林，俺一点不晓得。真的，有半句儿假，连舌根都烂！”

三嫂不由得望着村外的桃树林，它的黄叶正在秋风中飘零。她像是害牙痛似的，难过地吸冷气。

小菊大闺女似的安慰道：“妈，你别信孔霜子的胡诌八扯！那桃树林，一没花，二没果，叶叶也快落净了，大姐他们去那干么呀？妈，快回家吧，俺爹在发火，大姐在哭哩！”

三嫂站起身，看着刨出来的一摊摊的地瓜，吩咐小女儿：“把它们归拢一块儿，等你二姐来搬。我先回家……”

院墙是这一带山上很多的粗质的淡紫色花岗石砌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，墙头爬满已经枯萎了的眉豆藤。茅草院门楼下，薄旧的门

扇紧闭着。三嫂扛着镢头来到门前，推门没推开，就拍着门上的铁环，大声唤道：“好儿，好儿！妈回来啦！”

一刹，门无声地分离开。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。

“好儿！”三嫂叫着迈进门槛，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。

好儿，比她生母高，细细的身材，像根柳枝似的稍稍有点弯曲。长圆形的脸，白皙中透着粉红，稀松的长辫子弯弯地搭在肩上。在她母亲跟前，她低着头，顺着睫毛，一动不动。

三嫂轻轻舒口气，把镢头放到墙根处，说：“去吧。”等好儿进了西厢，她理了一把鬓发，向正房走来。

正房东间炕上，四仰八叉躺着一个人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有气无力地喘息着。

三嫂白他一眼，随手把炕边上的小笤帚抹到地上。

躺着的那人粗声喝道：“你‘呼隆’么！”

“哼，睡得倒警醒。”三嫂说着拾起扫炕笤帚，“这么早就收工量炕，咱小家小户的，可养不起睡神爷。”

“家是我张老三的，我愿多会躺下，就多会躺下，谁还敢叫我站着不成？”张老三又闭上眼睛。

“好嘛，这家姓张，俺走。”

张老三急睁开眼睛翻起身，隔着半壁土墙，见妻子在灶间扫身上的浮土，并没有出走的动向，就又愤怒地吼道：“像这么个闹法，这家早晚也得散！”

三嫂那细细的，却是黑黑的眉毛耸了耸，回到炕前，软和地说：“出了事，你明白说呀！”

张老三装上一袋烟，从口袋里摸出打火的火镰火石，三嫂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。但老三突然把小烟袋从生满胡子的嘴里拔出来，指着炕前乌黑的立柜，说：“你把那东西给我。”

三嫂生气地骂道：“和闺女闹气，还要酒壮胆子，埋汰人……”

“行，行，我埋汰！”老三拍着炕席咆哮起来，“我张老三怕老婆，名声在外。你精灵，你当家，你把闺女纵得横走竖飞，我不敢放个屁！弄到这遭时候啦，你还不醒目！你、你……”

三嫂见丈夫满脸涨紫，脖露青筋，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忙坐到炕沿上，和气地说：“有话好好说呀，好儿那孩子心眼窄巴，我怕你碰了她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”

“我动她一指头没有？你问问那东西去！”

“这自然是好，俺母女领你的情，也算你还有做老子的心肠。”

“心肠？出这大的丑，揍死她也该！”张老三手指屋顶，气呼呼地说，“我得留着这把茅草，给你们挡风遮雨。”

三嫂疑惑地望着他，问：“难道你打了闺女，有谁要毁这个家？”

“谁？哼，你那个好外甥——这混蛋小子！”

三嫂深叹了一口气，愁苦地说：“你还是积点德吧。孩子们有差池，该管教。可还都年少，不懂事，好好教训教训，过去就算啦！”

老三手持烟袋锅子指着妻子，一声比一声高地说：“你与他高玉山认亲，他可不和你讲情。告诉你吧，这事不轻松，完不了！你去问问你闺女，她认错不认？好他妈的高玉山，我要去告官！”

三嫂脸色白了，震惊得眼睛都直了，惴惴地问道：“快说，这事怎么个大法，啊？”

张老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妻子的焦急，倒很得意。他把小烟袋向炕上一撂，说：“给我四两。”

“唉，你这埋汰人……”三嫂又气又急，去打开柜门，从小泥坛子里，倒出一茶盅多半是用不能吃的地瓜根根自烧的白干酒来。

老三忙接过酒，脸露喜色，喝着嘟囔道：“尽多二两……”

“别得寸进尺。”三嫂将酒坛封好口，重新放回柜子里。又拿着小碟到院子放在石条上的咸菜坛子里，夹出一些咸柞蚕蛹，但当她回来时，老三却等不及下酒的菜，酒已经喝下一大半了。

张老三这下不用追问，抖起精神，嘴角淌着口水，滔滔地讲道：“听我从头和你说明白。我刚从山上挑草回来，在桂元家数茧，孔霜子来找我。我问她有什么事，她说跟她走，一切会清楚。我迷离懵懂地跟着她，来到后沟桃树林子边上，顺着她手指的去向，看见树枝稠处，有两个人影。我问她是什么意思。她说：‘小声点，别

惊动了人家的好事……’

“我一听，转身就走。可孔霜子把我扯住，说：‘老三哥，你好糊涂！快去抓拐子，晚了你闺女没救啦！’她把我朝前猛推了个跟斗。

“这真是晴天响炸雷。我穿过几棵树，啊啊！就见咱那好儿丫头，趴在个男人肩膀头上，抽抽搭搭地哭，男的直说温存话……我学不上来的话。我这火气啊——我轻轻拾了一根粗木棒子，破口大喊：‘清平世界，有这么大胆欺负人的！’

“你那好儿闺女，推那男的：‘快跑你的，俺爹！’

“‘往哪跑，拐种子！’我喊着，抡着棒子打过去——妈妈的，树根子绊了脚，我一跤摔到地上。心想，这下可完啦，那野贼不收拾我，也跑没了影。我正害痛爬不起来——咦，有人来搀我，一边说：‘姨父，磕伤没有？’

“我睁眼一看，是你那外甥，他直给我揉关节。我说：‘玉山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抓拐子！’他问什么拐子。‘欺负你妹的，跑啦？！’这小子笑笑说：‘姨父，你别着急，刚才是我和好儿妹说个话的。’老天爷，拐子就是他呀！这野种，胆大包天，倒没逃，还和我贴近乎！我这气——我躲开他，抡起棒子就打……

“‘爹！别打他，他没错！’我从来没见好儿这么大胆子，她扑上来，用身子护住高玉山。我愣住了，眼都气昏啦！我要砸死这冤家——‘住手！’你那外甥叫着上来夺下我的棒子，摔到地下，冲着我说：‘姨父，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事没好儿的错，也没我的不是。你闹嚷大了，是咱自己家出丑，外人笑话。你要打我妹一下，就是先翻脸，我也只得和你仇人待。’

“我说：‘好小子，你大话吹破了天！我的闺女，我——’我刚要朝好儿动巴掌，那小子只一推，把我推出好几步远。我见他年轻力壮，知道对不过他，就骂：‘你小子等着，有日子教训你！妈妈的，臭丫头，滚家去！’

“好儿跟我走，那高玉山毛贼在后头喊：‘好儿妹，咬着牙，别害怕。谁敢动你一指头，他的房子就得等着一把火！’”